

中華文明必須揚長避短 才能走向世界

中華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，也是綿延迄今、方興未艾、碩果僅存的古老文明。以漢語文為例，在全球古老文字中，唯有她沿用數千年，至今仍為世界最多人口的民族和國家所通用，其在電腦中的兼容性比起別種語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因而昂然跨進了廿一世紀。

中華文明的長處甚多，不計那些膾炙人口的偉大建築（長城，運河）、文物（兵馬俑，故宮）、發明（造紙，印刷，算盤，羅盤，火藥）及特產（絲綢，陶瓷，茶葉），即以宗教傳播自由而論，也有一些值得汲取的優良經驗。以福建泉州為例，各種不同宗教的遺存千百年來都集中於此，完好而無缺。在世界幾大宗教起源的西、南亞，某些獨一無二、排斥一切、有我無他的一神教彼此歷來爭戰不休；而當它們離開本土向東播遷，那種暴力衝突的火藥味便逐漸減弱，不僅彼此之間，就是與中國等地的儒、道、佛教，也常能和平共處、相安無事。因此，號稱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的泉州，與號稱“現代世界宗教展覽館”的香港，均以其兼容、寬大的胸襟向世人表明：愛好各族和平、尊重宗教信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

但是，歷史悠久可能是前進的包袱，必須善於將其轉為動力；愛好和平雖然是美德，而落後卻必然要挨打。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，大大落伍於歐、美、日等列強。要認清差距有多大：以人均經濟水平而論，起碼晚了一、二百年。歷史發展是沒有奇跡的，不走夠一定的年頭無可能大躍進。不過，在列強文明充分發達、速度相對緩慢之際，歷史卻也向中國、印度乃至阿拉伯、馬來、非洲各族，提供了一個趕超先進的發展契機。

為把握千載難逢的歷史發展機遇，一定要揚長避短。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一樣也不能拋棄，自身短處則應通過學習他人經驗來克服或避免。在歷史上，落後趕超先進的例子比比皆是：如德國無須像英國經蒸汽時代的漫長歲月，逕入電器時代；今日歐洲有些國家的電器、交通工具使用，仍停留在20世紀前期的水平；中國某些農村毋需伐木架電話線，而直接使用無線電話。擺在我們學術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任，就是如何汲取各國經驗教訓，加快本國工業化的發展。比方說，是否必須經歐洲那種由農村到城市起高樓大廈、再回農村蓋鄉間別墅的循環，可否直接把電纜架設到綠色地帶，盡量少破壞生態而能享受現代文明？

文史專業的學者應發揚貫通東西的傳統，充分研究中外歷史經驗教訓，甘當中國經濟建設的軍師，成為整個中華民族而非個人的智囊，敢做全國現代化的筆桿子。除了上述研究如何借鑒他國的經驗，少走一些彎路之外，還必須善於展開社會調查，看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，我們農村的社會基礎如何呢？小農自然經濟的破壞程度如何呢？列寧說過，在一個農民的國度是無法消滅官僚主義的，因為愚昧和專制是一對孿生兄弟。通過周密的社會調查，可瞭解在現代化過程中，由於社會矛盾的積聚，會否出現新的農民暴動抑或可能是市民騷亂，可向當政者提出解決的善策，以免出現不必要的社會動盪，否則屆時“人鬥人”的歷史慘劇會再度重演，消耗這些年來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。

更有進者，我們還應充分研究東方文藝復興的內涵，探討其與西方的異同。例如西方文藝復興導致政教分離及宗教改革，東方有無可能重演？歐洲在羅馬帝國時自是大一統，後來帝國瓦解，繼起的神聖羅馬帝國也壽命不長，在近代化過程出現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傾向，各小家庭各自富裕，然後走向今日歐洲聯盟之康莊大道。所謂“民族”相對的外文NATION，原意即與民族國家或“國族”緊密相連。類似情況在東方有無可能出現？例如，蘇聯及東歐國家自經政治

演變後，在發展現代化的同時，出現蘇聯大聯合邦的解體，俄羅斯國內也是麻煩多多，南斯拉夫聯邦逐漸瓦解，捷克、斯洛伐克已經分離。因此，在現代化進程中，應十二萬分地重視外交、民族、宗教、社會諸問題，須知：國際問題的最後防線是種族；國家問題的最後防線是民族；社會問題的最後防線是宗教；人際問題的最後防線是男女。

總之，中華各族的文明在世界歷史上，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，既古老又年輕。我們與西方文明存在一些差距，我們又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。因此，舉國上下都應不斷努力，為民族的躍進、祖國的騰飛，以及真、善、美的世界統一文明之共同締造，而作出自身應有的貢獻！

下面謹錄本題目原來的全文，敬請批評指正：

中華文明的古往今來

（一）從“文明的衝突”說起

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以後，原來美國學者、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·亨廷頓(Samuel P. Huntington)在1996年出版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(《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》)，不禁聲名鵲起、倍受重視。

該書頗有見地，值得參考。其主要一個論點是：古代各種文明彼此罕有聯繫，近代世界衝突先是基於經濟矛盾，第二次大戰後則因政治意識形態而成三個世界；冷戰後，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，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，呈現為“文明的衝突”。當今世界格局表現為七、八種文明：西方文明，東正教文明，中華文明，日本文明，印度文明，伊斯蘭文明，拉美文明，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。

西方想建立一種“普世文明”，建立地球村，推行全球一體化，但

卻遭到其他文明的抵制，統一、安定的世界秩序難以建立。

這裏不想對該書作全面的分析或作出評價性的結論，其論點和判斷可由世界各國的學者共同來探討。我只認為，亨廷頓等部分西方學者過分強調文明、意識形態等文化觀念的東西，輕視古往今來掩蓋在國際衝突背後的經濟動因。在古代，不同文明的民族或國家為了經濟生活而奮鬥、革命乃至侵略，因當時經濟關係的孤立而未形成世界性的聯繫；步入近代，西方資本主義為了推銷產品、掠奪原料、輸出資本而侵略非洲、美洲及亞洲各國；二十世紀上半期，西方列強為了經濟利益而爆發兩次世界大戰；二十世紀下半期，冷戰中的兩大陣營形成表面上是因政治意識形態有異，其實蘇聯採取某種意識形態和其經濟發展程度有關，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等與蘇聯對抗，猶如當年英、奧、普、俄等與法國對抗，以及英、法、俄、美、中等與德、意、日對抗；當今世界，美、歐、日等發達國家，和較落後的俄、中及其他發展中國家，其間也存在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。美國打著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反專制、反恐怖等旗號，實則仍為其全球性經濟利益、為掠奪能源等等而大肆擴張。

(二) 古今世界的幾大文明

探索“文明”(CIVILIZATION)，是個複雜的問題。如該詞的含義及標準，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都認為古代文明有六條衡量準則：文字發明，金屬冶煉，城鎮產生，商業貿易，政府出現，宗教信仰。但也不盡然，不可一概而論。至於現代文明的內涵，更須認真探討。亨廷頓所舉的七、八種文明值得研究，如西方文明應分為美國文明和歐洲文明；東正教文明或應直接標俄羅斯文明，以免包含希臘等；拉美文明應突出印第安人的文化影響；以大文明而論，日本古代應歸入中華文明系統。

文明的產生與地理、種族、國家、民族、宗教等有密切的關

聯。各種文明及宗教的古今演化往往呈現諸脈相承的有趣現象。下面試列一表，以示幾種大文明及宗教的轉承分合(古代本應有七大文明，包括印第安文明，此處暫置不論)：

古代幾大文明：	希臘	羅馬	埃及	兩河	印度	中國
中古成幾大教：		基督教	伊斯蘭教	佛教	儒、道	
諸宗教再分合：	新教	天主教	東正教	伊斯蘭教	印度教	儒道佛
現代幾大板塊：	美國	歐洲	俄國	阿拉伯	印度	中國
代表性的族群：	美利堅	日耳曼	斯拉夫	阿拉伯	雅利安	華夏—蒙古利亞
經濟上三類型：	已發達	中等水平			發展中	
新世紀的組合：	美	歐	日	加	澳	新一俄 中 印 阿 馬 非

(三) 歷史上的“紅”與“黑”

歷史上文明的形成，並非如漢文原意那樣“文明”，而是與掠奪、鎮壓、革命、戰爭、侵略等暴力行為密切攸關。馬克思、恩格斯曾一再論述暴力在歷史上的作用，中外也流行許多相關的格言。諸如：“強權就是公理”，“一將功成萬骨枯”，“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”，“槍桿子裏面出政權”，“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”，“革命是對內的侵略，侵略是對外的革命”，“暴力是孕育歷史的催生婆”，等等。

我們經常講“正史不正”，因為被篡改，歷史由勝利者寫，後朝為前代修史。人們常以“紅”象徵革命，以“黑”指盜賊等黑社會，如通觀中外歷史，紅與黑是對立統一的兩方：紅得發紫容易轉黑，殷紅鮮血凝固即轉紫變黑。黑色暴力乃歷史的原動力，赤貧舉紅旗革命成功可打下紅色江山，倘若失敗便被視為黑色盜匪。三合會在內地被視為革命的同盟軍，在香港被定為不折不扣的黑社會。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，人們漸漸關注“黃、賭、毒”問題，這些弊病要大力反，但須知一時難以避免，工業化必然帶來苦難的歷程，否則當年在英、德等國也

不會產生馬克思主義了。其實在歷史上，男盜女娼從來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天然職業、成功立業發達的無煙工業。不僅人際關係如此，就是國際間也是“大國搶一對外掠奪；小國丐一對外逢迎”、“大國盜一發動侵略；小國娼一發展旅遊”。不過，從發展規律而言，黑社會90%要坐牢、10%發達，打工仔90%世代被僱、10%可能致富。今天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加七大工業國，除了加拿大(再加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等)屬移民拓展外，哪一國不是發的戰爭財？當然也都承受不同的歷史性懲罰。

其實，財富的標準—貨幣是人為定的。對母親地球而言，人類迄今一分錢的財富都未創造，翻來覆去都是折騰地球的資源，並且造成很大破壞。貨幣的金本位或銀本位都是人定的。當年美國赤字很大，基辛格說不管它、只發展科技就行，結果新科技使其變負債者為債權人。日本打下香港，印了軍用票，一元換港幣四元，連破紙都那麼值錢。如果將來世界看上中華文明，規定貨幣以瓷為本位，則宋瓷、元瓷的擁有者就發達了。

(四) 文明發展或更替的借鑒

人類文明的發展一方面與暴力有莫大關聯，另一方面則與某一地區、民族的創造力分不開。這裏不可忽略地理、民族性對歷史發展的重要作用。例如，平原民族居於河川附近，以農業為主，呈現勤勞、忍耐、保守等特點，創造古代東方的“河川文明”；海洋民族具有開放、進取、冒險的性格，以船為祖國，發展出希臘、羅馬式的“內海文明”；游牧民族的特點是驍悍、粗獷、豪爽；山地民族的性格是驍勇、執著、忠誠。地理及由此產生的民族性格肯定對人的創造力有影響，寒帶人比較清醒、耐寒，赤道人在炎熱下容易昏頭昏腦。當然冷氣機是個偉大的發明，對衣食住行(如夏天吃火鍋、蓋棉被)及人類生育有極大影響。

各族文明的發展雖然有快慢，但都有自己的貢獻，而且彼此間可因借鑒而少走彎路。近來歐、美、日發展速度很慢，好比男子百公尺跑已破10秒再提零點零幾極難，只好任對手趕上來。現代科技雖然極度發展，但人腦、人體本身未有質變，科學家的孩子放到孤島仍會成魯濱孫。除非向太空拓展，美、歐、日等在地球上仍然面臨如何與落後國家共處的問題，並任由他國借鑒自己的經驗教訓，迅速地趕超自己。這種趕超不乏先例，如德國無須像英國經蒸汽時代的漫長歲月，逕入電器時代；今日歐洲有些國家的電器、交通工具使用，仍停留在20世紀前期的水平；中國某些農村毋需伐木架電話線，而直接使用無線電話。

因此，擺在我們學術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任，就是如何汲取各國經驗教訓，加快本國工業化的發展。比方說，是否必須經歐洲那種由農村到城市起高樓大廈、再回農村蓋鄉間別墅的循環，可否直接把電纜架設到綠色地帶，盡量少破壞生態而能享受現代文明？也許很難或根本不可能，因為人類歷史發展一直出現否定之否定的各種現象：原始共產—私有財產—未來公有制；原始雜婚—出現家庭—家庭消滅；原始的男女同川而浴—封建一夫一妻制—現代歐、美、澳洲的天體營；非洲原始樂舞—貝多芬式的交響樂—現代的搖滾樂；遠古以圖畫示意—文字發明—新的圖像語言；等等。各個鏈條的中間一環都是不可或缺的，可以縮短但不能超越。儘管如此，我們知識分子仍應為中華文明的事業而竭盡全力。

(五) 中華文明的延續與凝聚力

在古代世界的七大文明(兩河、尼羅河、印度河、黃河、希臘、羅馬、印第安)中，植根於黃河、長江的中華文明可說是保持至今最具活力、方興未艾的古典文明。試觀今日埃及、伊拉克等國面臨外來威脅往往難以自保，印度被種族、宗教、民族糾紛而弄得精疲力竭，

希臘、意大利的經濟實力相當單薄，而美、英、法、德雖經濟可觀但缺乏悠長的歷史傳統(尤其是美國)。歷史悠久可能是前進的包袱，但也能夠化為動力。

中華文明的延續性，表現在她的文化傳統之一脈相承，她的古老文物之不斷出土，她的歷史記錄之完整無缺。除了古代的偉大建築(如長城、運河、故宮)、發明(造紙、印刷、算盤、羅盤、火藥)及特產(絲綢、陶瓷、茶葉)外，中國文字很值得大書特書。以漢語文為例，具有歷史悠久、使用人多、範圍廣泛、方言繁雜等特點，是全球主要語文之一。世界上古老的蘇美爾楔形文字、埃及的象形文或印度的梵文，或早已消亡，或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，唯獨中華文字卻綿延數千年，迄今仍為世界最多人口的民族、國家所通用，並未見衰微之徵兆。漢字能突破時間、空間的限制，做到：迭經古今變化，今人可閱古書；各地方言歧異，南北能讀漢文。本來許多人擔心漢字的機械化問題，怕其被現代電腦所淘汰，但漢字卻已昂然進入廿一世紀，其筆劃繁複得以緩解，文字簡潔繼續發揚，而在電腦中的兼容性比起其他語文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中華文明還有一個凝聚力甚大的優點。到底其內涵有哪些令到華裔走向哪裏都忘不了，有哪些可以用來為現代化建設服務，值得我們認真研究。例如中華的飲食文化往往是外國唐人街的重要內容，也是最吸引外來遊客的原因之一。可是在中華祖國，現在麥當勞、肯德基等快餐卻使我們很頭痛。美國人講究實用文化：衣—牛仔褲；食—漢堡包；住—睡袋，行—旱冰鞋。我們能否製造一種中外顧客都喜歡的方便、乾淨、美味的快餐呢？

說到民族凝聚力，又得提到漢語文。她是中華文化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著凝聚民族感情的向心力。一個華人或華裔，不論走到天涯海角，都可憑著漢語或漢字，迅速找到自己的鄉親。

(六) 中華文明的未來命運

中華文明過去如此輝煌，近代卻開始落伍，其未來命運又如何呢？某些西方國家自己已經發達，目前停滯不前，但又不願別人後來居上。目前我國的經濟騰飛乃屬歷史必然，但時不我待。歐、美、日列強早已用盡各種手段發達了，總該輪到中國、印度了吧，接下去還有阿拉伯、馬來及非洲各族，也會一步步跟上來。為了搶時間，我們首先要明白自己和別人的差距，包括時間和水平。如果打個比方，以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而言，我們起碼已走上英國三百多年前、法國二百多年前、德國一百多年前的路。這些國家工業化的先後，都與其本國小農經濟基礎的薄厚、專制統治傳統的淡濃相對應。俄國、中國自然會更慢些。

以上估計是否過於保守呢？我們現在國力不是頗強嗎？當年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的軍力一度也頗強，但由於其專制勢力太強，發展自由資本主義就不如英、美，而具有列寧所指出的軍事、封建特點：以國家壟斷來補充資本發展的不足。因此才會出現法國波拿巴主義與沙文主義、德國納粹主義、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及日本的軍國主義。當今世界除總合國力外，講究人均水平，以此而論，中國相當落後，漢族不如許多少數民族。我們的老大難問題，是天文數字的人口，以及東、西區和上、下層差距過於懸殊。古代羅馬平民天天都要洗澡，哪怕是上公共浴池；而我們有些地方人從前一生才洗三次（誕生、結婚、逝世），而歷代官僚卻在窮奢極慾中耗盡祖國的民脂民膏。由此可見，我們的道路還是漫長的。如果以五百多年前意大利進行的文藝復興、政教分離、宗教改革和後來英、法的啟蒙運動，以及上述人均經濟水平來說，中國比西方落後一、二百年的估計應該是可信的。

當然，我們可借鑒他國的經驗，少走些彎路，但必須建立在科學考察的基礎上。我們學者的另一項重任是要學習當年的毛澤東，善

於展開社會調查。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，我們農村的社會基礎如何呢？小農自然經濟的破壞程度如何呢？列寧說過，在一個農民的國度是無法消滅官僚主義的，因為愚昧和專制是一對孿生兄弟。通過周密社會調查，可瞭解在現代化過程中，由於社會矛盾的積聚，會否出現新的農民暴動抑或可能是市民騷亂，可向當政者提出解決的善策，以免出現不必要的社會動盪，否則屆時“人鬥人”的慘劇會消耗這些年來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。如果中國大亂，不是內爭就是外戰或開放邊界，那全世界都要驚呼“黃禍”了。我們文史工作者應該發揮自己的擅長，總結歷史教訓、展開社會調查，成為當政者的智囊（文史學者快而準的遠見必須受到充分重視），使中華民族文明騰飛的過程盡量正常化，以充分利用歷史提供的機遇。

更有進者，我們還應充分研究東方文藝復興的內涵，探討其與西方的異同。例如西方文藝復興導致政教分離及宗教改革，東方有無可能重演？歐洲在羅馬帝國時自是大一統，後來帝國瓦解，繼起的神聖羅馬帝國也壽命不長，在近代化過程出現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傾向，各小家庭各自富裕，然後走向今日歐洲聯盟之康莊大道。所謂“民族”相對的外文NATION，原意即與民族國家或“國族”緊密相連。類似情況在東方有無可能出現？例如，蘇聯及東歐國家自經政治演變後，在發展現代化的同時，出現蘇聯大聯合邦的解體，俄羅斯國內也是麻煩多多，南斯拉夫聯邦逐漸瓦解，捷克、斯洛伐克已經分離。因此，在現代化進程中，應十二萬分地重視外交、民族、宗教、社會諸問題，須知：國際問題的最後防線是種族；國家問題的最後防線是民族；社會問題的最後防線是宗教；人際問題的最後防線是男女。

(七) 單一“普世文明”一時難以實現

中華文明既然有如此深厚的歷史優良傳統，又面臨客觀存在的千載難逢的機遇，中華各族自然希望把現代化和民族性有機地結合起

來。我想這也是世界上一切大、小民族的衷心願望。有些學者認為“普世文明”將出現：全球人具有共同的理念、信仰、政制、語文和生活方式。這恐怕不那麼容易，不僅東方人一時難以接受，西方高層也別有用心。那些財閥及其御用政客、文人，先是通過侵略來發達，一旦由黑社會轉成太平紳士，即以“大哥大”地位訂下江湖規矩，不讓後來者挑戰其龍頭老大的權威，或修改遷移自由政策不讓別人分一杯羹。更有進者，美歐列強還以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等為藉口，多方限制乃至干預落後國家的發展。

世界財閥也通過其代言人，推廣先進統治落後甚至文明扼殺野蠻的理論，其基礎包括人口論（生產發展趕不上人口增長）、優生學（優秀種族、階層統治野蠻者）、進化觀（物競天擇、生存競爭、弱肉強食）、精英制（唯創造絕大多數財富的少數精英者可以統治或生存）。目前，所謂“全球一體化”不僅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，也遭到美、歐各國許多民眾的抗議。

當前世界矛盾並不是簡單的各種文明的衝突，不是美歐等先進民族要推行“普世文明”而落後國家要抵制全球化的進步趨勢。實際上，綜觀世界歷史，資本競爭從來無國際主義可言，落後的某國或某區要發展經濟，必然受到先進者聯合更落後者的拼命反對，並引發一次次世界性的戰爭及戰後的列強瓜分世界。

例如：法國要發展資本主義，先進的英國聯合落後的奧、普、俄反之，引起拿破崙戰爭（應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對），後來有英、奧、普、俄瓜分世界的維也納會議；接著德、奧要發展資本主義，先進的英、法聯合落後的俄國等反之，出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英、法、美瓜分世界的巴黎和會；後來德、意、日要通過對外侵略來發展，先進的英、法、美聯合落後的蘇、中等國反之，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美、蘇瓜分世界的雅爾達等多次會議。

發展工業化，小國未必需要對外侵略也可奏效，如瑞士、瑞

典、新加坡等福利國家的成功。但大國多半要通過發動戰爭，才能實現資本原始積累。當今大國尚未發達的有俄、中兩國，其工業化無人可幫，別國也不願幫。前幾年援俄的經費德國較多、美國最少。俄國如能自行發達最好，看來不可能，如國內經濟有難，俄、美難免衝突，美、俄、中三角或美、歐、俄、中、阿幾大板塊的逐鹿不能忽視。不要輕易把俄國說成是美國的伙伴或中國的盟友，歷史上俄國對我們的侵略最劇烈，那150萬平方公里的失土就是明證。前幾年，俄國因國力不逮，在南、阿等戰爭中均利用他人為其火中取栗，今日普京或可視為“當代的彼得大帝”、“俄國的拿破崙”。是否如此，可以拭目以觀。

(八) 反恐怖主義並非新玩意兒

九一一事件後，美國感受到奇恥大辱，利用反恐怖主義發動了阿富汗戰爭，並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攻打伊拉克。一時間各國因美國的嚴重損失及強大軍備，無人敢說一個“不”字。而美國就利用這絕佳藉口及大好戰機，把海、陸、空軍加快調至中東，以牢牢地控制最重要的能源所在地，連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及死對頭巴基斯坦都准其建立軍事基地。未來形勢的發展，可能會改變冷戰後的世界格局，非常值得留意。

恐怖組織炸毀了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座大廈，無異給現代資本主義的象徵予以毀滅性的打擊，但它並沒有摧毀象徵民主、人權的自由女神像。當年美國仗著此種精神，戰勝了殖民者大英帝國；而今許多窮國也想仗著此種精神戰勝新霸主資本帝國。這一恐怖事件傷害了許許多多無辜者，策劃者以為可以給美國霸權主義以重大打擊，但殘殺生靈是傷天害理的，更何況從某種意義說，它幫了美國政府的大忙：提高了在人民中的聲譽；益了政客後台軍火商、建築商、保險商等等；為美國出兵全球提供了最佳的藉口—反恐怖主義，以

代替從前的反法西斯主義、反共產主義。

說反恐怖主義是藉口，是因為在歷史上從來就有各色各樣的恐怖主義，而非自九一一起始。所謂恐怖，係指用極端殘忍或陰謀暗害的手段來殺戮人類或其他有益的生物。但以發動者的身分言，則有種族恐怖：歐洲人之消滅印第安人，美國種植園主及三K黨之奴役、殘害黑人；國家恐怖：納粹德國之殘殺猶太人，日本軍隊之南京大屠殺；民族恐怖：蠻族之血洗西羅馬帝國；宗教恐怖：天主教會等發動的十字軍東征；團體恐怖：國民黨在大革命末期發動的白色恐怖，林彪、四人幫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“紅色”恐怖；個人恐怖：對美國總統林肯、肯尼迪等的暗殺。因此，切不可被新幌子所迷惑，而失卻對古今歷史本質的清醒判斷。

(九) 各種文明的取代或互補

在中外歷史上，恐怖主義不是新玩意兒，而霸權主義的興衰更是屢見不鮮。

凡是標榜霸權、帝國、獨神而排斥他人、別國或異教的，不是難以實現，就是最終垮台。例如羅馬帝國曾經盛極一時，如以西、東兩國論，前後達一千多年，比中國的西周加東周還長，結果也難免覆滅的命運。另如波斯帝國、亞歷山大帝國、秦帝國、漢帝國、唐帝國、阿拉伯帝國、查理曼帝國、神聖羅馬帝國、蒙古帝國、奧托曼帝國、帖木兒帝國、莫臥兒帝國、沙俄帝國、大清帝國、拿破崙帝國、奧匈帝國、德意志帝國和第三帝國等等，最初也是聲名赫赫，最後終如曇花一現。

以宗教來說，亞洲的西、南部是世界眾多宗教的發源地，包括猶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、拜火教、摩尼教、婆羅門教、佛教。但在這些地區，尤其是諸種一神教誕生的西亞，千百年來一直存在綿延不斷的宗教衝突與戰爭，迄今猶未見有稍息的端倪。其中有一個突出

的因素，即發動者往往標榜自身信仰的宗教旗幟，而其宗教多屬獨一無二、唯我獨尊、排斥一切、有我無他的一神教。與此同時，另一歷史現象卻堪當引起人們的注意：在亞洲東部，宗教衝突與戰爭比較少見，或不那麼劇烈。猶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其故鄉，曾長年累月發生嚴重矛盾，以致“聖戰”的口號不斷迴盪在西亞的上空；而當它們離開本土而向東播遷，那種暴力衝突的“火藥味”就逐漸減弱，不僅彼此之間，就是與中國等地的道教、佛教，也常能“和平共處”而相安無事。

以福建泉州為例，她號稱“古代世界宗教博物館”，各種不同宗教的遺存千百年來都集中在這一東方的小城，完好而無缺。這除了證明它們一直和平共處、睦鄰相存外，簡直難找到更恰當的解釋了！至於被譽稱“現代世界宗教展覽館”的香港，同樣以其相容、寬大的胸襟，向世人表明：愛好各族和平、尊重宗教信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當今，國際緊張局勢並未消除，而國家無論大小、富窮、強弱，都應該奉行與他國、他族、他教“和平共處”的政策。各種文明不應互相排斥，而應彼此取長補短。在這一方面，中國優良的歷史經驗是值得認真汲取的。

美國在冷戰結束後，成了全球的獨霸。但她建國不過二百來年，比起當年的羅馬帝國差很多，而西羅馬帝國的覆沒正是前車之鑒。羅馬征服了眾多蠻族，帝國建立了條條通羅馬的坦平大道，其文明水平在當時可謂一時無倆，比同期的中國不遑多讓。但蠻族竟在學習羅馬的文明之後，消滅了羅馬。歷史上落後民族常打敗先進民族，結果卻被戰敗者所同化：古代外國有蠻族之攻打西、東羅馬；中國有北方五胡之對付西、東晉朝，蒙、滿兩族之先後入主中原；美國今日文明乃拜當年英國等所賜，而當代美國文明又被亞非國家、民族所學習和追趕。世貿中心大廈的轟然坍塌，正是師美長技以制美之一例。

(十) 世界走向大同之路漫漫

美國想以其模式來統一、改造和統治全世界，但各國偏偏不識好歹而不買賬。

不錯，世界大同是各種宗教、哲學創始者的共同理想，但要實現卻路漫漫其脩遠兮。以歷史上的社會形態而言，吾人曾見過“有力闖蕩天下”（靠狩獵維生）、“有權橫行天下”（以農業為本）、“有錢旅遊天下”（依工商運轉）等數種，也許過了許久之後，人世間終將出現“有才名聞天下”（憑科技推進）乃至“有理走遍天下”（按正義判斷）等社會的奇跡。這豈非老子、釋迦牟尼、耶穌、穆罕默德、馬克思們早就應許大眾之諾言？屆時“善哉”、“南無阿彌陀佛”、“阿門”、“色蘭”、“英特納雄耐爾”之聲或將響徹雲霄！

我們讀書人雖然自視清高，然從來都像皮上毛一樣，依附於武人、國王、地主、工廠主或商人，充當“文丐”（“斯文乞兒”），即所謂“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”。但在今日世界，科技人才的作用越來越大，故未來“臭老九”成“香帥”的可能不是沒有，彼時離世界大同應已不遠。若能如此，我們切不可再做毫富未創的地球不肖子，一方面要善於保護家園—地球母親，一面要向太空拓展、為地球創造第一分錢！

綜上所述，中華各族的文明在世界歷史上，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，既古老又年輕。我們與西方文明存在一些差距，我們又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。因此，舉國上下都應不斷努力，為民族的躍進、祖國的騰飛，以及真善美的世界統一文明之共同締造，而作出自身應有的貢獻！

（2002年8-9月。原名〈中華文明的古往今來〉，為參加8月12-15日中國漢民族研究會、寶雞炎帝研究會及寶雞文理學院主辦的“炎帝及漢民族”國際研討會而作。後略加修訂並改題目，於10月18-22日在泉州舉行的“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互動暨‘海上絲綢之路—泉州’學術研討會，及12月1-3日在深圳舉行的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學術討論年會上發表）